四書經注集證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

四書考 中庸禮記篇名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禮經後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復御書中庸賜汪應辰以下益重之也朱子爲之章句與大學並行遂爲四書之一 按隋書經籍志禮記中庸傳二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與梁武帝講疏並入禮類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子思名伋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嘗受學於曾子 孔叢子記問篇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居衛篇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

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將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君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按子思子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戴記者特其畧也餘有子思子七篇

〔公儀篇〕子思家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受或曰子受人粟而辭我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于義則無名于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伋不幸貧于財至于乏困將恐絕先人之祀矣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財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

〔說苑〕子思居于衛縕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不受子方曰吾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禮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我過矣我過矣遂哭于他室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愼諸子思曰吾何

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之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按子思嘗仕于魯又嘗居衞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數十步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並見論語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四書通大學言心不言性故朱子于序言性詳焉中庸言性不言心故此序言心詳焉程勿齋字訓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

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

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

湯文　俱見大學武臯伊周　俱見論語傅見孟子史記燕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成王時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廵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思之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朱彝尊曰下舊聞載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古史考云召公奭周之支族帝王世紀云召公文王庶子又載尚書正義云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也蓋本樂記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以漢書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則此說爲是與孟子齊人伐燕章參看

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

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

按綱鑑唐堯七十三載丙辰紀帝薦舜于天及舜受終文祖事則允執厥中一語當授於斯時歷二十八載癸未堯崩又歷二載乙酉舜踐天子位又歷三十二載丁巳舜命禹攝位總師有人心惟危四語歷十六載癸酉舜崩又歷二載乙卯禹踐天子位傳十七主共歷四百三十九年至甲午歲而夏亾自乙未歲成湯踐天子位傳二十八主共歷六百四十四年至戊寅歲而商亾自己卯歲周武王為天下傳二十五主共歷六百二十九年丁巳歲當敬王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有哀公問政事即中庸所載是也自唐帝七十三載丙辰至周敬王三十六年丁巳共歷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又

歷七十五年到威烈王之十七年壬申紀魯侯尊禮子思事更按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遭宋大夫樂朔之難而作中庸事當在魯侯尊禮之前自堯命舜攝位之年至此共計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自舜遜位於禹之年至此共計歷一千八百零五年

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

韓子原道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

老見論語序說佛綱目分注漢永平八年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旋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

爲宏闊誇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說圖其形像佛地論佛姓釋迦號牟尼佛晉釋經佛光率天神降於西域迦維衛國淨王之宮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釋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後魏釋老志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在于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焉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又有五誡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

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

按石𡼏字子重新昌人與朱子爲友號克齋有大學中庸輯畧行世中庸集解序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誦之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詞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𡼏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

屬熹序之熹惟聖賢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言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竊嘗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道德性命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害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採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

似有以得其要領者

按年譜文公作序時年四十有四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公年六十矣適刪取集解更名輯略

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

〔楚詞〕明五帝以折中〔史記〕孔子世家贊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宋均註〕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

或問者設爲或人之問而答之以廣集註未盡之義凡四十四條

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

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

莊子齊物篇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註〕天地四方曰六合

卷之則退藏於密

〔易繫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說文天顛也至高而上從一大也釋名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白虎通天地篇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鎮也物理論水土之氣升爲天地爾雅二氣相接剖判分離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爾雅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廣雅東方曰皡天東南方曰陽天南方曰炎天西南方曰朱天西方曰成天西北方曰幽天北方曰元天東北方曰變天中央曰鈞天是謂九天晉書天文志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四書闡史合攷凡天去地二億三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五步

命猶令也

周禮春官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註王命詔敕也頒於畿外者曰外令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周子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

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卦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書洪範〕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白虎通五行篇〕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為天行氣之義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濡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易繫辭〕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周子通書〕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註〕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朱子語錄〕仁義禮知雖昆蟲皆有之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只不似人稟得全耳眞

西山曰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爲義知土則二氣沖和性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禮檀弓品節斯斯之謂禮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見論語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

按書益稷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此言命之始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言性之始也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言道之始也舜典敬敷五教在寬此言教之始也

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漢書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出為膠西王相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及去位歸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隆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年老以壽終子家家徙茂陵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凡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于世又本傳第三策對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繼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儀禮燕禮篇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僧祇律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春秋元命苞〕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仁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于乙者爲地〔白虎通大地篇〕地者積氣所生萬物之祖也〔淮南子〕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爲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東西爲緯南北爲經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

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禮經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

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楊氏即楊龜山先生詳論語道千乘章註按年譜云先生六十二歲在餘杭著中庸解義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云楊時撰中庸解一卷此語疑載解義篇而朱子引之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魏志〕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魏御史大夫朗之子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後爲光祿勳從河南尹卒諡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

皆列於學宮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

揚雄法言篇目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譔問道第四

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按虞書舜即位初有詢于四岳達四聰之詔及命百揆共工虞秩宗等官必疇咨于羣臣而後任之此可見其好問也又通鑑虞帝二載求賢才納諫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此可見其好察邇言也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

周禮天官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秋官雍氏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秋令塞阱杜擭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驅之丹鉛總錄罟擭以罟爲擭而掛之也陷阱爲陷阱如阱以陷之也罟擭以扃網禽獸如今之扣網也陷阱以陷墜禽獸如今之賺坑也機檻見大學六書正譌圖也廣韻坑同阬爾雅虛也郭注謂阬塹也說文坎穴也

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

期月匝一月也

廣韻期復其時也杜預曰從旦至旦謂復時也周伯溫曰日行三百六十六日則復其初度謂之期年月行十有二月而歲周謂之期月說文匝作帀周也從反之而帀也徐鍇曰日一日行一度一歲往反而周帀也

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

爾雅膺身親也鄭元註謂躬親邢昺疏服膺身先皆謂躬親也孔穎達中庸疏服膺之膺謂胸膺

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

禮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

白刃可蹈也

刃詳孟子

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

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孟子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詳論語子路好勇故問强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席也

禮內則將衽注臥席也

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孟子詳

說文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徐鍇曰皮去其毛染而瑩之曰革韻會皮熟曰韋生曰革書禹貢羽毛齒革趙氏曰古甲

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金仁山曰黃牛皮者爲革青牛皮者爲兕甲青牛卽今水牛甲詩孟子[說文]胄兜鍪首鎧也[書費誓]善穀乃甲胄[詩魯頌]貝胄朱綅[禮曲禮]獻甲者執胄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魯頌]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

漢書史名按唐魏徵曰後漢扶風班彪綴漢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漢明帝命其子固續成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其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凡二百三十九年爲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凡八十餘萬言固既疾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漢書藝文志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妄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

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

朱子語錄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北山講義詭異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徒狄尾生之徒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莊子天下篇〕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楚辭遠遊篇〕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詳論語集註序說）問官之類

〔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雉為五工正利

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集說〕致堂覆載以質言生成以功用言寒暑以氣化言災祥以應報言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

〔小序〕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集註〕此詠歌文王之德〔毛傳〕旱山名麓山足也嚴氏粲曰毛氏以旱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說文〕林屬於山爲麓

鳶鴟類戾止也

〔禮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註〕鳶鳴則風生而塵埃起〔抱朴子〕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說文〕鷂鳥也〔玉篇〕鴟類也〔爾雅〕釋鳥鳶烏醜其飛也翔〔疏〕鳶鴟也鴟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翱翔〔玉篇〕鴟鴞惡鳥捉鳥子而食者餘詳孟子事類〕魚鱗物之總名也〔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又云月者陰之宗月虧則魚腦減月盈則魚腦盈〔埤雅〕魚無耳聽以目管子水出地而不流者爲淵〔文選〕運命論通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

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

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

下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集註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首章以比平日得見之難二章以比今日得見之易又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立國於豳之谷焉其後武王爲天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在今邠州三水縣 餘詳孟子

柯斧柄

周禮考工記車人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輻長一柯有半渠三柯斧見孟子

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正蒙中正篇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下二節註

句附見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鄭駟宏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范甯註穀梁曰魯地杜預註左傳曰齊地濟北城中有管仲井兩者互異或疑小穀與穀爲兩地然據昭公十一年傳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之文則小穀亦名曰穀今考明一統志穀城古蹟在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南一十二里東阿春秋時爲齊柯邑然則違穀之穀恐卽是城穀之穀當屬齊地爲是

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

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

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

射詳論語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儀禮鄭注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雋周禮司農注鵠者取名于鳱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雋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

設正三禮辯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惠曰正者正也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鵠者直也明射者外體須直也周禮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冬官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禮射義射之為言釋也各釋己之志也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朱子語類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三正去黑黃孤大夫二正去蒼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畫用布而畫獸頭于正鵠之處天子諸侯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士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

的詳論語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

書太甲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

小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朱子集註此燕兄弟之樂歌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也爾雅常棣棣郭注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許愼曰白棣樹如李而小又有赤棣樹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都有之程子曰常棣今所謂玉李群芳譜常棣花正白亦或赤花萼上承下覆有親愛之義故以喻兄

弟

鼓瑟（詳論語）琴和也

〔通鑑〕伏羲作琴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白帖〕神農氏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以合天地之和神農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上曰池下曰賓上圓下方前廣後狹五絃第一絃爲宮次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風俗通〕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于身非若鐘鼓陳於宗廟列於簨簴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慢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之意氣感發善心也〔白虎通禮樂篇〕琴者禁也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孔疏古者謂子孫爲帑）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

禮祭法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又云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祭義宰我曰我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朱子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屈伸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伸者鬼之神

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集說啓蒙〕性情是良能上說功效是功用上說天地以形言造化以理言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史記賈生傳〕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纂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葉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尚書大傳〕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禮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相作禳近作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禮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此段與上論媚竈章註五祀參看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禷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禘大祭也繹、又祭也說文除惡之祭為祓會福之祭為禬告事求福為禱道上之祭為禓精意以享為禋以類祭神為槱祭司命為祧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見論語子之所慎章明猶潔也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

愴

朱子語錄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

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集註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

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按書堯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大禹謨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此可見舜之爲大孝也又舜典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又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大禹謨皐陶曰帝德罔愆又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可見舜有聖人之德也又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禹貢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

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此可見舜之富有四海也四海詳見二十六章海考又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又國語幕能率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舜爲黃帝九代孫自黃帝傳七世至橋牛已降爲庶人今舜爲天子創制祀典尊祖配天則自橋牛以上亦必立廟明禮所謂宗廟饗之也〔古今注〕廟者貌也〔說文〕尊先祖貌也〔釋名〕先祖形貌所在〔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註〕夾室前堂〔疏〕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餘詳違孝章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左傳〕哀元年伍員曰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詳論語南宮适章〔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用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史記陳世家〕陳胡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居于嬀汭其後因爲嬀姓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于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路史〕舜三妃兩妃無子女罃生義鈞及季釐義鈞封於商是爲商鈞禹封其子於虞季釐封緡〔史記索隱〕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

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于陳滿謚胡公陳世家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而陳恒得政于齊至周威烈王田和列爲諸侯秦始皇二十六年齊王建降國亡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强儋略定齊地自立爲王漢高祖召田橫自剄而舜祀始絕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按書舜典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總計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

〔小序〕嘉成王也〔朱子集註〕此
卽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
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
之

〔史記〕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
季歷以傳昌二人亡如荊蠻以讓季歷乃立是爲公季修古公
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之〔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
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文丁四年周公余無之戎克之

王命爲殷牧師七年伐戎有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卒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見上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

史記周本紀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詳孟子

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見上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魯頌閟宮篇

纘繼也緒業也

日知錄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

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

書武成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

按通鑑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冬一月癸巳帥師伐商二月甲子商亡夏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尊王爲天子乙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凡在位七年又據禮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之文則武王爲天子時已八十七歲矣故云末受命也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

禮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按大傳說追王是武王時事與此言周公成德者不合又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太王王季金縢之祝冊曰若爾三王是武之時已追王太王王季矣又綿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時文王已稱王矣可知文王之王與太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亦必不直俟至周公踐阼之後疑武王未

克商先己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列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是也此說本書日知錄可備一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

禮檀弓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綍無碑禮器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祭以士詳孟子舜卒公章 **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

呂正叔曰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雖降猶服大功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身爲大夫雖爲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

父而臣足形是也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下所集說啟蒙三年之喪不特于為父母也適孫為祖父為長子繼世之君與為人後者皆三年之喪故自庶人上達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

史記周本紀后稷卒不窋立路史作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其後世失甚多不得盡見不窋卒子鞠立路史作鞠陶鞠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路史作為隃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路史公非下多辟方一世子高圉立高圉卒路史高圉下多侯牟一世子亞圉立亞圉卒路史亞圉下有弟雲都爲禮子公叔祖類立路史作雲都子公叔劉紺公叔祖類卒路史亶類下多諸盩一世是為太公子古公亶父立路史作太公子又按路史周世考篇稷及禹契皆同時并十四世而至成湯今敘后稷十五世而至文王中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

十餘世、殊脫甚矣、婁敬言自后稷封邰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卽稽世本不窋而下至季歷、猶十有七世、豈十五世所得盡哉、斯言差爲近是、故載史記而附路史之說於下、以備參、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禮王制、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

禮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餘見下

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禮王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 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
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
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
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
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
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
死曰鬼　按朱子語錄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恐王制
爲是　禮書鄭氏謂官師中士下士也上士異廟中士下士祖
禰同廟然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
祖是都邑之士立一禰廟而已共曰禰祖共廟非所聞也賈
公彥曰鄭氏言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士皆二廟
禮言八十一元士而不別上下是以知其皆二廟也　語錄官
師一廟止及禰邦于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禰皆不
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亦有始封之君如季氏
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也　周禮春
官守祧掌守先王之廟祧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
祧則有司
黝堊之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
有大喪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書顧命孔傳寶刀赤刀

削大訓虞書典謨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正義〕鄭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服〔鄭註〕尸當服卒者之上衣以象生時

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

〔禮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月令〕仲春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孟夏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先薦寢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周禮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賈公彥疏〕行用也膳

祫也春用羔豚者草物始生羔豚食而肥膳膏香者謂牛膏春木王火相土死羔豚爲其太盛牛屬中央土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夏用腒鱐者腒謂乾雉鱐謂乾魚夏之暵熱而乾故食之膏臊者犬膏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秋用犢麛者犢牛子麛鹿子秋時草物有實犢麛食之而肥故用之膏腥謂雞膏雞屬東方木秋時木死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冬用鱻羽者鱻謂魚羽謂鴈冬魚之性定鴈又新來故用之膏羶謂羊膏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魚鴈食之太盛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冬行不言北方豕之脂膏者以其中央土王於四時土賊水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豕之脂膏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爲去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大廟

家語孔子答子羔曰昔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據此則祖廟宗廟原無分別舊說上節爲時祭此節爲祫祭者誤條見上節禮祭統天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

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朱子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宗廟皆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則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三昭三穆以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中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中廟五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六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七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六廟則八世之後每易一世而遷一位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中廟中廟遷于北廟北廟之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一說先王之祭宗廟有堂事有室事設始祖南向之位于堂上昭東穆西左右相向以次而南此堂事也設始祖東向之位于室中昭北穆南左右相向以次而東此室事也堂事室事皆父昭在左子穆在右新安陳氏曰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也子孫亦以爲宗祭疏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

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趙氏悳曰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纂疏〕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

爵公侯卿大夫也

〔四書典林〕按天子之祭、爵尊者序立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假令周公爲冢宰、太公爲太師、周公當在太公之上若二王後來助祭、則又在周公上、其爵卑者始位在門東西面北面既得獻、乃移位于西階南而東面、按序爵兼王臣及助祭諸侯言、王臣卿大夫士、諸侯公侯伯子男〔禮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此指王臣言〔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此指外諸侯言集註曰公侯卿大夫者約舉以兩該之〔禮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此又專主公族言

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

宗如宗伯宗人之屬祝太祝小祝也有司如司尊彝司几筵之屬〔周禮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禮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又云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中庸輯略王氏〕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

不祼則玉斝尊於祼也故太宰贊之祼則大宗伯涖之祼則又卑於祼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　按周禮廟中執事大略凡祭之前卜人卜日卜牲筮人筮尸筮賓將祭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司冠奉犬司空奉豕甸師供粢盛及蕭茅果蓏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酒正供五齊三酒醢人共五齊七菹鬱人共鬱鬯鬯人供秬鬯庖人共好羞遂人供野牲澤虞供野蔬川衡供川物太史辨職事之位大小史敘昭穆之俎簋大宰視滌濯小宗伯省牲大司樂懸樂器祭之日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司烜供明水明燭天府陳寶器守祧以服授尸太宰贊幣贊玉几玉爵大宗伯涖祼奉王盥小宰贊祼將太僕贊牲事御僕相盥而登俎肆師表粢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舍人供簠簋亨人供太羹鉶羹司尊彝詔酌獻太祝掌祝及號小祝贊奠及徹司士掌賜爵其王后之職事內宰贊后灌獻九嬪贊后薦籩豆內宗贊后薦加籩加豆外宗贊后薦盍齍世婦詔后禮節內小臣徹后之俎

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

其敬也

儀禮特牲饋食篇主人洗觶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於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此主人酬賓事兄弟弟子洗爵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于觶酌於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兩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於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此正行旅酬事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與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此行無算爵之事許白雲曰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

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酌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于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各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于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其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按儀禮旅酬之禮只是兄弟子舉觶於其長長兄弟則取其觶以酬賓無賓弟子舉觶于其長之文集註乃合下無算爵而言耳

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惟于楚茨章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云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于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語錄燕時擇一人爲上賓不與衆賓齒餘者皆序齒

踐其位

按詩小雅楚茨孝孫徂位鄭箋云堂下西面位也在阼階東又儀禮特牲饋食篇及筮日主人冠元端即位于門外西面祭前一夕視濯主人即位于門東即上所謂門外西面位也主人揖賓入即位于堂下即少牢饋食篇所謂阼階東西面位也如外位即門外西面位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房視側殺宗人告有司具主人入即位如初阼階東西面位自此主人及祝與佐食陳設陰厭後迎尸正祭又獻尸獻賓獻衆賓又於堂下設尊酬賓獻長兄弟獻姑姊妹及宗婦尸事畢皆云復其位即復阼階東西面之位也又少牢饋食篇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又禮記曲禮上篇云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祭器篇廟堂之下君在阼據此則主祭之位有二筮日筮尸宿尸宿賓則位于門東西面視濯以後諸禮則位于堂下阼階東西面天子與諸侯大夫士大段相同此所謂位即指門外西面位及阼階東西面位而言也先王當日祭祖考時曾即此位行禮故以為踐其位

行其禮

按禮即指上宗廟之禮數項及一切祼獻升降之節言先王若為天下亦必行是禮故以為行其禮

奏其樂

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王 按樂卽指今日享先王之樂先王若爲天子亦必奏是樂故以爲奏其樂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

禮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又子思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註既葬曰亡又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禮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通典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在國南五十里前期十日戒百官族人各揚其職習射于澤宮選可與祭者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實牲體玉帛而燔之次掃丘壇而祭尸前置蒼璧薦血腥及籩豆等王乃以匏爵酌瓦甒之泛齊獻尸次大宗伯攝王后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爲朝踐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

熟于神前薦畢王酌盎齊獻尸大宗伯酌緹齊亞獻所謂饋獻尸食訖王更酌泛齊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緹齊亞酳所謂再獻又有諸臣為賓之一獻通前凡七畢獻之後舞六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禮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毫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通典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其日王立于方丘東南西而奏函鍾為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王親韋牲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尸前置黃琮其五齊七獻之禮悉與郊同　按社祭有二凡祭所在五土之神曰社先儒所謂一山林二川澤三丘陵四墳衍五原隰是也祭大地之神亦曰社周禮所謂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者是也方丘之社惟天子得行之五土之社與稷神並祭諸侯通行之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章郊社之社即地祇之社論語哀公問社及有社稷焉孟子民為貴章皆指五土之社言胡五峰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脩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

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

禮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四書類典禘之說不一賈逵劉歆謂禘與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馬融王肅謂禘大祫小鄭康成謂祫大禘小公羊傳云禘者合祭也後漢張純云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是禘合羣廟之主矣惟紀聞云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太祖配之其說最爲的當與大傳以其祖配之之正合按禘有二夏祭曰禘王制所云礿則不禘禘則不配

嘗者是也五年之大祭亦爲禘大傳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祫祭亦有二有四時之祫止合羣廟之主而毀廟不與王制所謂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者是也有三年之祫毀廟之主亦與焉大傳所謂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者是也先儒誤認五年之禘亦合羣廟之主故或合禘祫爲一禮或謂有大小之分遂致後世之疑而訖無定論也餘詳上論

四時皆祭舉其一耳

〔纂箋〕周禮大宗伯以祠禴嘗烝爲春夏秋冬享先王之禮如王制祭統所記春礿夏禘郊特牲祭義所記春禘秋嘗者趙伯循曰此蓋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而誤也以礿爲春祭亦誤

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詳論語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葉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既夕禮書賵于方書遣于策蓋策以衆聯方一而已黃洵饒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之木版小事書于竹簡又按孔仲達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可並容數行凡爲書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乃書於策然則簡與策雖同是竹爲之其實策乃編簡以成故大於簡并又大於版耳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

沈括筆談蒲盧說者以爲螺贏疑不然蒲盧卽蒲葦耳人之爲政猶地之樹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　按說文蒲水草又曰葦大葭也四書纂箋云蒲盧蒲柳蘆葦也以一尺之條一寸之根置之土中莫不卽生則非一物可知埤雅云蒲蘆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于木又合爲一物向來未有的解姑兩存之蘇頌本草圖經蘆葉抱莖生無枝花白作穗似茅花根似竹其節疏郭璞爾雅注葭卽蘆也葦卽蘆之成者又鄭注以蒲盧爲螺贏楊升菴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匏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中庸蒲盧卽螺贏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此范處義之說也大戴禮雖入海爲蜃其傳云蜃蒲盧也埤雅細腰土蜂謂之蒲盧俱可存參宋史沈括字存中錢塘人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删定三司條例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累遷太子中允知制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知延州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于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于世

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易文言見上鬼神章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何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白虎通三綱篇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臣者堅也厲志自堅固父者矩也以法度敎子子者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

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

書皋陶謨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集說啟蒙書曰天敘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敎是言脩道之敎不離此五者此言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此五者此先君臣爲哀公言孟子先父子因民言

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禀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暮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

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

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

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凡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二陶旊

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詩小雅〕以速諸父爾雅〕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父之從兄弟曰從父父亦曰諸父又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昆兄也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

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

禮緇衣〕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又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

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史記貨殖傳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農末俱利又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又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雙峰講義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

漢書刑法志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困學紀聞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其言曰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

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

大臣也

書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齊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按此可見官之盛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龍星晨見東方今九月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大火尖龍星見水定星昏而正中今十月也日至而畢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餘詳孟子夫里之布句

日省月試

禮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又孟冬之月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按此卽省試之法也

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旣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旣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

周禮夏官稾人箭幹謂之稾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盧矢器亦如之

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享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之〔天官〕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數寡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月終則會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禮〕記孔疏既廩謂飲食糧廩也稍食謂稍給之　按朱子於此文悉引鄭注於論語告朔章則云餼生牲也亦本鄭注注書者自各因文立義也

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

〔周禮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

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象胥掌蠻夷閩貉之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周禮鄭注少曰委多曰積

朝謂諸侯見於天子

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曲禮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于僻不數者不至于罷矣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

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於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服更二見矣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

周禮玉人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鄭注特來曰聘衆來曰頫聘有圭頫有璋禮書小聘曰問大聘曰殷此專指諸侯聘天子言其諸侯相聘禮見論語執圭章按周禮大行人聘禮有三有天子撫諸侯者所謂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事天子者所謂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諸侯之慝是也此即朝聘以時之聘有鄰國相交好者所謂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節論語執圭以聘問鄰國之聘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禮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纂箋曾以德曰左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則此乃霸者令諸侯以事已爾記以爲諸侯之事天子者誤

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左傳文公四年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周禮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寶貴爲贄按貢獻有二等有土貢有方貢所謂土貢者出于五服之諸侯如禹貢八州之貢及周禮太宰之九貢是也所謂方貢者遠人慕義自通各以珍奇之物來獻如懷方氏貢遠物及楛矢白雉之屬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

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

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

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

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爾雅樞謂之椳郭註門扉樞也莊子齊物論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說文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管子樞言篇先王不約束不結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絕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

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家語哀公問政篇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絜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弗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

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通書志學章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

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

薛應旂人物考本有今異曰禎如國本有雀今有赤雀是也本無今有曰祥如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也說文繫傳禎者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者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按此祥字兼禍福言與經意不合

存參

妖孽者禍之萌

漢書五行志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按此祥字專指禍言更不必從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龜孽言之不從時則有詩妖介蟲之孽視之不明時則有草妖贏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鼓妖魚孽思之不睿時則有脂夜之妖華孽皇之不極時則有射妖龍蛇之孽

蓍所以筮龜所以卜

說文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陸璣詩疏蓍似藾蕭青色科生論衡蓍草七十年生一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龜策傳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上有黃雲覆之龜滿千歲長尺有二寸所謂大寶龜也卜時先定墨於龜上以求兆荊火灼之以定吉凶以上言蓍龜之始易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周禮春官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菙氏掌其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

筮說事則繁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禮三正記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偶數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奇數也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閒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蓍之為言耆也久長意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也筮者信也見其卦也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古史考庖犧氏作卦世本巫咸作筮萬物原伏羲始造龜卜以上言卜筮之法左傳閔公元年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後畢萬之子孫果衆多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後秦果敗晉于韓獲晉惠公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旂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烕

公十六年晉伐鄭楚救之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後果敗楚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二十五年齊崔武子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後果有豎牛之亂七年衛襄公生孟縶及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

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
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故成子立孟公
十二年南蒯將爲亂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
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
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
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
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
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以上言著僖公十七年晉惠
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
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
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文公十八年齊侯戒師
期而有疾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
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後
齊侯被弑惠伯亦于是冬爲襄仲所殺以以上言龜莊公二
十二年陳敬仲奔齊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
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
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
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

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
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
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
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
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
政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
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又籍之遇大有
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
之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籍之吉
公曰從籍卜人曰籍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
公之揄一蒸一猶十年尚猶有臭二十五年晉侯將納王使
卜假卜之日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籍之籍之遇大
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亨吉孰大
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
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
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
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陽
貨以周易籍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
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帝乙之元子歸
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以上兼耆龜

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

左傳成十三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七年以邾子益來 按左氏內外傳如晉惠受玉情而內史決其無後僖十一越椒執幣傲而惠伯決其滅宗文九鄭悼視流行速而貞伯決其不久成六單子視下言徐而叔向決其將死昭十一以及郤子無基成子棄命告成十三子圍無儀襄三十一之屬皆所謂禍之可知者也至若重耳廣儉有禮而楚成王知其將與僖二十三孫周觀聽無違而單襄公卜其得國見國語國莊子將事克敬而鄰邦就朝僖二十三叔孫豹式禮無愆而天子加貺襄二十四以及靖公謙敬見國語叔弓卑讓昭二之屬皆所謂福之可知者也又左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

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及羅果大敗莫敖縊死
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敖惠子曰
苦成家其亡乎敖取敗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十六年公
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侯視遠
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
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殺厲公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
登亦登叔孫穆子讓之孫子亡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
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道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
叛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日其過
此君使子展勞于東門而敖今還受享而惰適其心也將得
死乎三十年為世子所殺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
禍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
度之人鮮不為患非聽卒立之北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
是為昭公立二十五年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昭公二十
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畢葬大夫送葬者
歸告昭子昭子曰是君也必不終始郎位而適畢不在正娣
位而以長亂序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定公元年晉
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代天子
陪事衛彪傒曰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
韓簡子而田於大陵焚焉而死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死拔
此段於集詩之題二字義方盡

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

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

按鄭康成註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

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說文曰者實也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字從○一象形也〔春秋內事〕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又云日者陽德之母〔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東薄于虞淵是謂黃昏逾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于細柳入虞泉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日西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廣雅〕曰名耀靈一名朱明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亦名陽烏日御曰羲和〔淮南子〕月者太陰之精又云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為月〔春秋元命苞〕陰精為月〔乙巳占〕月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魄質含影稟日之光以明照夜〔河圖帝覽嬉〕月者金之精也〔釋名〕朏月未成明魄月始生魄也朔月初之名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盡之名晦灰也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日月遙相望也〔漢書天文志〕立春春分行東方青道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立冬冬至行北方黑道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方謂之朒亦謂之側匿〔釋名〕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漢書〕星者金之散氣與人相左凡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春秋說題辭〕星之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體生於地精

成於天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唐嚴思善曰山川精氣上爲列星又黃帝定星尖可名者三百二十微星一萬一千五百附考分野其說昉于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至春秋內外傳則據分星以驗列國休咎而班固作漢書律歷志又以十二次配十二野角亢氐屬兗州韓鄭分野是謂壽星之次房心之屬豫州宋分野是謂大火之次尾箕屬幽州燕分野星是謂析木之次斗牛女屬揚州吳越分野是謂星紀之次虛危之屬青州齊分野是謂元枵之次室壁屬并州衞分野是謂娵訾之次奎婁屬徐州魯分野是謂降婁之次胃昴畢屬冀州趙分野是謂大梁之次觜參屬益州魏分野是謂實沈之次井鬼屬雍州秦分野是謂鶉首之次柳星張屬三河周分野是謂鶉火之次翼軫屬荊州楚分野是謂鶉尾之次天文編五行散之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別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謂之辰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爲辰乃月行一周而與日揔會也按此則辰即十二次也或云天無星處謂之辰又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辰水星亦謂之辰皆存叅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名山〔志〕華山五嶽之西嶽也在華州華陰縣名太極總仙洞天少華山在華州東南連太華山太華山高五千仞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峯蒼龍嶺黑龍潭白蓮池日月崖及仙掌石月之勝〔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白虎通〕西方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四書釋地〕華山名嶽亦山名嵩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尚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名西虞在前漢志作吳山後漢作吳嶽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說文〕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河與江淮濟三水爲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觀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流過砥柱及洛陽至鞏縣與洛水合成皋與濟水合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鉅野之北遂分爲九河又合爲一河而入海〔釋名〕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博物志〕天地四方皆與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十洲記〕東海之別有濱海員海岐游幼海少海南海之別有瀨海西海之東小水名海者有蒲昌海蒲類海青海鹿渾海潭彌海陽池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小水名海

者有渤澥海伊連海私渠海凡四海通謂之稗海稗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海曰百谷王一云朝夕池一云天池一云大壑巨壑海神曰海若〔莊子〕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晏子〕水深十里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

〔國語〕山者土之聚也〔說文〕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釋名〕山產也言產生萬物山頂曰冢亦曰巔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長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上大下小曰巘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峐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嵬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上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岊翕節山坡曰陂山三襲曰陟再成曰英一成曰伾山中絕曰陘未及上曰翠微山屬曰嶧山狹而高曰巒巒山曰隋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夔亦曰跂亦曰雲陽祭山曰旅〔管子〕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緑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　石〔許大學〕

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爾雅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曰草或曰莽邢昺疏草說文作艸隸文作廾百卉也又曰象野草莽蒼之形傳物志草之總名曰卉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春秋元命苞木者陽精生于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爲言觸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散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邢昺疏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也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能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亦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淮南子鳥排空而飛獸蹠實而走 按寶藏凡以寶物聚而收之曰藏讀平聲如韞櫝而藏諸是也 其聚寶物之處曰藏讀去聲如周禮天官天府所謂掌祖廟之守藏又朱子註魯長府曰藏名是也聚寶之處既曰藏則生寶之處亦可曰藏凡金銀玉石之珍多出于山故云寶藏也

今夫水一勺之多

春秋元命苞水者天地之苞幕五行之始萬物之所由生也管子水者地之血氣筋脉之流通者也淮南子積陰之氣爲水子華子水含太乙之中精故能動化萬物而行乎地中元中記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禮明堂位夏后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

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 華藏並去聲 卷平聲 勺市若反

〔埤雅〕黿大鼈也濶一丈鼈以爲雄故黿鳴而鼈應所謂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卽此類也〔爾雅翼〕黿似鼈而大濶或至一二丈介蟲之元也〔古今注〕黿名河伯使者〔王子年拾遺記〕禹濟巨海黿鼉爲梁〔博物志〕黿形穹脊而連脇其勢據洲渚而擊奔流其蹯然之質隨日以行〔禮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取黿〔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宰夫解黿食大夫不與子公子公染指於鼎嘗之而出〔說文〕鼉狀如守宮長一二丈背尾皆有鱗甲能吐霧致雨〔埤雅〕鼉將風則涌鼉將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識風以鼉識雨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爲鼉皮堅厚可以冒鼓故曰鼉鼓〔夏小正〕剝鼉以爲鼓也〔晉安海物記〕鼉善宵鳴聲如桴鼓其數應更故或謂鼉更〔說原〕鼉性嗜睡目精常閉力亦酋健善攻碕岸〔續博物志〕鼉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抱躡躑之體隨月以行〔禮月令〕季夏之凡命漁師取鼉〔史李斯傳〕樹靈鼉之鼓〔說文〕蛟龍屬也無角曰蛟魚滿三百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而飛〔埤雅〕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亦能交首尾束物故謂之蛟〔述異記〕蟒蛇目圓蛟眉連生皆說鳳骨黑蛟骨青〔禮月令〕季夏之凡命漁師伐蛟〔埤雅〕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

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說文）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鉅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陰陽變化論）驪龍之眸能見百里纖芥又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又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又語云龍以角聽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管子）蛟龍水族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廢（淮南子）蛟龍伏潛於淵而剖卵於陵其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神之至也（魚譜見前）（爾雅）龜三足賁鼈三足能（山海經註）從山多三足鼈大苦山多三足龜皆岐尾（埤雅）鼈以眼聽穹脊連脇甲蟲也水居陸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龜鼈之屬以蛇爲雄又曰鼈伏於淵而卵剖於陵此思化也又曰鶴影生鼈思生又曰鼈伏隨日謝隨日光所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也又曰鼈之所在其上必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占之養魚（經）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飛出水內有鼈則魚不復去故鼈一名神守又名河伯從事詩云炰鼈鮮魚又云炰鼈膾鯉（周禮）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考工記）梓人外骨龜屬內骨鼈屬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

（詩邶風）耿耿不寐錢氏曰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

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

按鄭康成舊註卷猶區也孔疏云言山之初時惟一卷石之多多少唯一卷石耳集註原本此語而去一猶字當作區區二字之義總言其小之意耳

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

〔小序〕太平告文王也〔朱子集註〕此祭文王之詩

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

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白虎通聖人篇]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禮記疏周官爲體儀禮爲履周禮見於經籍者有七孝經說經禮三百禮器經禮三百中庸禮儀三百春秋說禮經三百禮說有正經三百周官外題謂爲周禮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孝經說威儀三千春秋說威儀三千中庸威儀三千禮器曲禮三千禮說動儀三千春秋說謂爲儀禮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三千者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繁廣殊別有三千耳按此則禮儀卽指周禮而言威儀卽指儀禮而言集註經禮曲禮則據孝經說禮器之文爲解也

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四書纂箋〕尊字書尊本酒器上從八從酉象器之盈下從廾象兩手奉持惟恐傾失故曰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

〔儀禮有司徹〕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燅尸俎〔鄭元註〕燅温也温尸俎于爨古人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公彥疏〕記或作燖者按郊特牲云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註云爓或作燖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或作燖也引春秋傳者按哀十二年左傳服虔注云尋之言重也温也鄭引之者證燅尸俎是重温之義

按集註燖温二字本此亦以明温字爲重温之義

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

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詳察微算經〕十絲曰毫十毫曰釐）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 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朱子集註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禮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

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以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其次主人若公與其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此皆親疏相接之說周禮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揖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

酒禮之共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禮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貴賤相接之禮

度品制

〔黃氏日抄〕制者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爲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者不同〔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

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按此可得制度之大凡

文書名

帝王世紀黃帝垂衣裳蒼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說文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于竹帛謂之書史記蒼頡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淮南子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爾雅伏羲命朱襄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許益之叢說書名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周禮孔疏古者謂字爲名儀禮百名以上書之策是也

今天下車同軌

譙周古史考黃帝作車少昊時略加牛堯形車乘白馬有虞氏因形車而制鸞車夏禹時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旂

於旐以別尊卑等級〔淮南子〕聖人見飛蓬轉而知爲車〔周禮考工記〕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故察車自輪始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輿人〕爲車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輈人〕爲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與論語乘殷之輅句參考

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將也軌轍迹之度

〔孝經序〕必軫殊軌轍〔疏〕兩轍之間爲軌車輪所轢爲轍

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尚書大傳〕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

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禮殷禮周禮詳論語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並詳論語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詩小序國異政家殊俗而後變風變雅作漢書貨殖傳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無極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

〔小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朱子集註〕同〔格物論〕鷺水鳥也毛白而潔喙長三寸頂上有長毛十數莖毵毵然頸細而長青脚高尺餘尾短林棲百十爲羣一名舂鋤一名屬玉

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

〔釋名〕祖、祚也祚先也〔方言〕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祖

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内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

(國語)川氣之導也考工記兩山之閒必有川焉

史記扁鵲傳中經維絡計十二經脈十二絡脈

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

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

〔雙峯講義〕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爲也、知屬靜、魄之爲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

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 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周禮夏官〔疏〕蠻縻也縻繫之以政教〔書〕三百里蠻〔注〕蠻慢也君臣同川而浴風俗極為簡慢南方之蠻有五種以金裹兩齒曰金齒蠻漆其齒曰漆齒蠻文其面曰繡面蠻刺其足曰花腳蠻以綵繩撮髻曰花角蠻〔說文〕貊北方貉豸種本作貉孟子大貉小貉是也或作狢〔史記〕胡狢月氏注東北方三韓之屬

舟車所至

〔白帖〕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淮南子〕古人見竅木浮而爲舟〔易繫辭〕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呂氏春秋〕虞姁作舟〔物理論〕化狐作舟〔墨子〕巧倕作舟〔山海經〕番禺始作舟〔束晢發蒙記〕伯益作舟世本共鼓貨狄作舟黃帝二臣也〔器物叢談〕舟船也水行用之以周流故曰舟以其循水而行故曰船

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

〔禮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國語〕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釋名〕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春秋感精符〕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禮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大戴禮〕露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氣勝則散爲雨露〔說文〕露潤澤也從雨路聲〔白虎通〕露者霜之始寒則變爲霜〔五經通義〕和氣津液凝爲露露從地出也〔瑞應圖〕露色濃爲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

凡有血氣者

〔內經〕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人臥則血歸於肝焉厚齋曰血稟於陰行於脉之內而爲榮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爲衛〔本草〕血之與氣異名同類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於陰衛行於陽氣主呴之血主濡之血體屬水以火爲用故曰氣

者血之神也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熱則行氣寒則凝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 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 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藝林伐山〕經引之卽今之織牽絲也綸理之卽今之織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按此與集註之說異

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書舜典〕五品不遜 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

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史記賈生傳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

〔小序〕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子集註〕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

賦此詩

鄭之丰

小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朱子集註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

皆作衣錦褧衣

釋名錦金也作之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褧絅同禪衣也

禮玉藻禪爲絅語錄古註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與單字同沈括謂絅與褧同是用顈麻織布爲之

尙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尙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

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小序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集註此詩亦大夫所作又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今姑闕焉可也）

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見鬼神章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釋名〕禮每有親死者輒徹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今徹毀之示不復用也

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爲突東北隅爲宧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

孫炎曰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餘見論語媚奧章參考

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　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

〔小序〕祀中宗也〔朱子集註〕此祀成湯之樂

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說原〕鈇莝斫刀也鉞大柄斧也黃鉞以金飾之〔輿服志〕黃帝始作斧鉞以銅爲鳳首銜刃〔古今注〕金斧黃鉞也鐵斧元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元鉞斬妲己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爲之〔禮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說文〕莝斬芻也〔詩小雅〕摧之秣之箋摧今莝字也〔急就篇〕莝細斫槀也〔漢書尹翁歸傳〕豪强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說文〕斫擊也〔後漢書呂布傳〕拔戟斫機〔枚乘七發〕使琴摯斫斬以爲琴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詳大學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元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

小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朱子集註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臭見大學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

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易坤卦初六象傳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